

周易傳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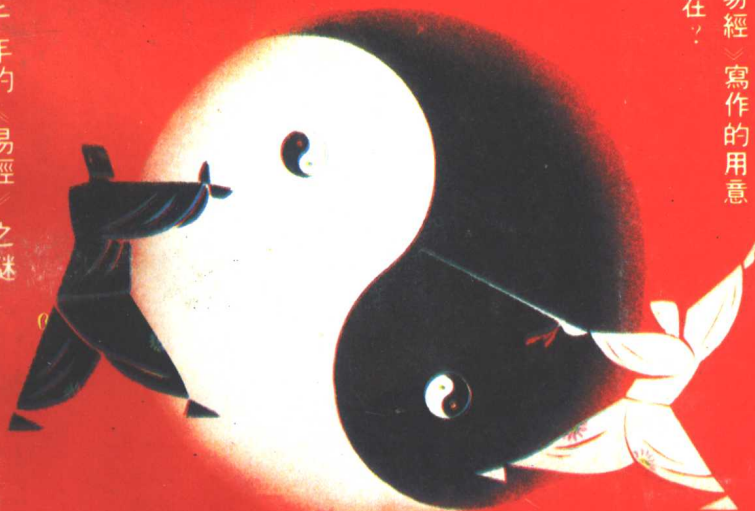
◎宋祚胤著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易傳》到底是怎樣用《易經》
算命占卦的？

《易經》寫作的用意
何在？

幾千年的《易經》之謎
終於解開了



周易经传异同

宋祚胤 著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是经文，共64卦，384爻；《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内容比《易经》多，一般人都把《易经》看作是算命占卦的书，因此对《易经》的解释牵强附会。本书作者认为《易经》不是算命占卦的书，而是借用算命占卦的符号形式来为周厉王复兴周王朝出谋划策的政治书。透过那些奇奇怪怪的言论，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这种看法在海内外还是首次提出。《易经》之所以被后人当作算命占卦的书，是由于《易传》的缘故，《易传》沿袭《左传》对《易经》作了牵强附会的解释，提出了算命占卦的一些具体做法，那就是变爻和变卦，而这些都是《易经》中根本没有的。宋先生对《易经》和《易传》的同与不同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分析，并且是结合卦象进行，特别是详细地叙说了《易传》到底是怎样利用《易经》进行算命占卦的，解开了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解开的谜。因此读者在阅读此书后，对全面了解《周易》，对用《周易》算卦的原委都会清清楚楚，而且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本书有《易经》《易传》原文，并进行了适当的翻译。

自序

《周易》有经传之分，六十四卦卦爻辞是经，《彖传》、《象传》、《文言》、《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是传。由于《彖传》、《象传》和《系辞传》各分上下，合起来是十个传，《易乾凿度》叫“十翼”，《史记·太史公自序》叫《易大传》。班固《汉书·艺文志》：“《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就把《周易》分成三部分，即卦象、卦爻辞和《易大传》，开始把《周易》经传合而为一，于是《艺文志》所引五条“易曰”全是《易大传》了。从此《周易》经传不分，达二千年左右，甚至前些年《中华书局》重印王夫之《周易外传》所写的《前言》，仍然是经传不分的观点。这种情况应该彻底改变。因为经自是经，传自是传，不能混淆。还由于班固明确肯定《易大传》为孔子所作，于是长期来说《易》的人大都以《易大传》为归，不敢别有异说。但《易大传》虽然也有其超越《周易》之处，一般却有得于《周易》者少，与《周易》参差者多，于是《周易》就被罩上重重迷雾，千百年来是非难辨了。为了还《周易》本来面目，特先就经文作实事求是的考察，然后用以衡量《易大传》，即以考辨经传的异同，进一步把《周易》原貌显示出来。至于《易大传》不作于孔子，从宋代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到清代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大体上都讲清楚了。

为了考辨《周易》经传的异同，必须首先从整体上把《周易》古

经到底是讲什么弄清楚,经过长期研究,可以肯定《周易》是为了帮助周厉王复国中兴而作,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一、《周易》大量提到王和大人、君子,并着重加以表现。坤卦和讼卦六三都有“或从王事”,师卦九二有“王三锡命”,比卦九五有“王用三驱”,随卦上六有“王用亨于西山”,蛊卦上九有“不事王侯”,离卦上九有“王用出征”,家人卦九五有“王假有家”,蹇卦六二有“王臣蹇蹇”,益卦六二有“王用亨于帝”,夬卦卦辞有“扬于王庭”,萃卦卦辞有“王假有庙”,井卦九二有“王明,并受其福”,丰卦卦辞有“王假之”,涣卦卦辞有“王假有庙”,九五有“涣王居”,一共是十六个王。还有大人,在《周易》与王同义。乾卦九二和九五,讼卦卦辞,蹇卦卦辞和上六,萃卦和巽卦卦辞,都有“利见大人”,升卦卦辞有“用见大人”,否卦六二有“大人否”,九五有“大人吉”,困卦卦辞有“大人吉”,革卦九五有“大人虎变”,一共是十二个大人。还有大君,在《周易》也与王同义,用了三次,即师卦上六“大君有命”,履卦六三“武人为于大君”,临卦六五“大君之宜”。天子用了一次,即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为天子服务的宫人用了一次,即剥卦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此外,还有不少君子也指王,如同人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就是指有一个王在集合人众。通过这些,《周易》是为西周的王而作是可以肯定了。

二、《周易》所写的是西周初年的王,还是别的时期的王,应进一步辨明。《系辞下传》第十一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是认为王指文王,但也不敢肯定。文王与《周易》无关,从《尚书·大诰》的“宁王惟卜用”和“宁王遗我大宝龟”可以证明。明夷九三有“于南狩”,升卦卦辞有“南征吉”,表现了迫切希望南征荆楚,取得胜利,应该是在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二年),特别是“穆昔南征军不归”(韩愈诗)之后,其时已是西周末年。再从《周易》没有阴阳这一对词,要到宣王时伯阳父才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这说明《周易》的写

作还应该在宣王之前，履卦六三“武人为于大君”，从殷周两代历史看，由武人起来篡夺王位，只有《竹书纪年》的“伯和篡位立”，即共伯和在国人起来驱逐厉王时窃取了厉王王位。再从明夷初九的“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并结合旅卦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的“资斧”即“齐斧”，“齐斧”即天子用以指挥天下的黄钺（参看本书对于旅卦的注释和分析）考察，旅卦的主人就是被安置于彘的厉王，而在道途中“三日不食”的君子，也就是厉王被驱逐出京时的狼狈象了。从以上可以看出，《周易》是以厉王为写作对象的。

《周易》作者希望厉王恢复王位，中兴西周，是出于对西周王朝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厉王是昏暗之主，不能寄托什么希望，作者也很知道。井卦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王明，并受其福。”就表现了作者对厉王不能勤于政治的担心和昏暗不明的指责。而旅卦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更斥责了厉王不识大体，监谤专利，是他自取放逐的原因。而西周的终难再起，丰卦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已经形象地指出，而必将迁都，益卦六四“利用为依迁国”，也隐约地给指出来了。

一部《周易》全是作者为厉王复国中兴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

一、循环中兴：以盛则衰、衰则盛的循环论作为中兴的理论根据。乾卦用龙做比喻，龙意味着王。“用九，见群龙无首”，是说出现一群龙，一条接着一条，没有为首，这就是循环。爻辞从潜龙到亢龙，以循环又从亢龙到潜龙，再以循环凝定在一个理想地方，就到了飞龙，于是厉王就复国，西周就中兴了。必须指出，《周易》的循环不是无休止的，而是到了一个理想境界就停止下来，并永远凝定下去。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就是在大人化否为休以后，由于非常吉利就不再循环，而是凝定，如同系在一丛桑树上那样牢固。《周易》所凭借的天道循环，作者是以之为其政治服务而加上了规定性的。乾卦全面表现西周王朝从盛到衰，还

将从衰到盛，是一部《周易》的纲领。坤卦以“龙战于野”与乾卦配合，“黄裳元吉”也说明是厉王王后，因而与乾卦一起，都成为全书的纲领卦。

二、策略战略：厉王要复国中兴，首先必须用武力赶走武人。其时厉王弱小，武人强大，要达到目的，就得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这些就是《周易》作者希望厉王采取的策略和战略，在小过卦有集中表现。小过卦辞：“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这些是说，宜居于小而不宜居于大，宜可其下而不宜可其上，才会“亨，利贞”、“大吉”。这是要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取得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结果。初六“飞鸟以凶”，是申言不取后而取先的危险。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是申言不取先而取后的好处。为了宣扬这种策略思想和战略思想，作者还美化之为谦，谦卦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国”，就是指要用这种策略讨伐共伯和，并取得战略胜利的。

三、两手并用：对付武人要用兵，这是武的一手。还要进行安抚，这是文的一手。两手并用，才会取得最好的结果。需卦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是对武人要犁庭扫穴，务歼之而后快，是武的一手。比卦的比是亲比，讲如何与武人搞好关系，六二“比之自内，贞吉”，是说要从朝廷之内去与武人亲比，是文的一手。

四、宽大政策：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是说武人与厉王打仗打败了，回头逃走，但他的部下却不受追究。这就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对武人实行宽大政策，以分化瓦解其内部。

五、赏罚分明：讼卦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是说厉王如果有一个部属在对武人作战中立功，就会得到鞶带的赏赐。但后来如果接连打败仗，在短短时间内#带就将受到几次褫夺。这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对部下严明赏罚，以提高战斗力。

六、宽猛相济：噬嗑初九“履校灭趾，无咎”，是说在脚上套上木枷，甚至遮住了脚趾，但没有坏处，是猛而济之以宽。六二“噬肤灭鼻，无咎”，是说吃肉到遮住鼻子，是大吃猛吃，但仍然无咎，也是猛而济之以宽。《周易》作者调节宽猛关系以用于政治，如对付武人就要两手并用。

七、注意德治：临卦卦辞“至于八月有凶”，是反对“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残暴政治。上六“敦临”，是说要宽厚为治，不能虐民。其为强调德治都很明显。周历八月是夏历六月，正是骄阳似火，灼石流金的时候，用来比喻暴政是恰当的。

八、重视人民：同人卦写武人“同人于宗”（六二），在一族之内聚集人众，要驱逐厉王。《周易》作者告诉厉王必须“同人于野”（卦辞）或“同人于郊”（上九），在广大范围内动员人民，反击武人，才会“大师克相遇”，“先号咷而后笑”（九五）。这些最能说明《周易》作者要厉王重视人民。

九、求贤为治：这在《周易》大都以男求女为比喻。咸卦卦辞“亨，利贞，取女吉”，是说如果得到贤臣相助，就会亨通。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是说厉王如果诚心相求，贤臣会联翩而来。渐卦六条爻辞都是雄鸿追求雌鸿，而“其羽可用为仪”，也说明贤臣必将归于厉王。

十、锐意改革：这主要表现在革卦和鼎卦。革卦卦辞“巳日乃孚”，是说改革要有一段准备时间，谋定而后动，才会取信于民。初九“巩用黄牛之革”，是说改革必须坚定，不能三心二意。九三“革言三就，有孚”，是说改革成绩大，会很为人民信任。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是说改革将是厉王在进行，象老虎的变化，即使不占筮，也很会为人们相信。鼎卦用鼎烹煮食物做比喻，食物熟了，改革就成功了。卦辞“元吉，亨”，是概括改革将使国家大吉，国运亨通。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是说改革会去掉丑恶，取得胜利。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是说改革成果丰富，仇人

如共伯和想破坏却无法接近。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是说改革也可能有失误，但如果时机掌握得好，就能化凶为吉（“方雨亏悔”）。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都以鼎的高贵，暗示改革将为周厉王所进行；而“利贞”和“大吉，无不利”，则明确肯定改革必然成功。

以上各种思想，错综贯穿于《周易》之中，成为本质和主流，足以证明《周易》是一部政治书，是服务于厉王复国中兴的。

《周易》有从属于其政治思想的哲学思想，循环论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孚”、“中行”和“无为”。《周易》有四十二个“孚”字。有讲成“实”的，如讼卦卦辞的“有孚，窒”，就是说武人如果有犯上作乱的事实，将窒碍难行。还有引申为“信”的，如解卦九四的“解而拇，朋至斯孚”，就是说厉王如果摆脱囚禁，人们将会信任。尽管有此两解，但毕竟以讲成“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第二十三章）的“诚”为最多。这种“孚”是上天赋予周厉王的，如益卦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就是继承《尚书·高宗彤日》“天既孚命正厥德”（天用诚相赋予来端正其品德）而来。只要有了这种“孚”，就无往而不利，因此坎卦卦辞说“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井卦上六说“有孚，元吉”。这种“孚”不仅在人间世作用无穷，还化及异类，如中孚卦辞“豚鱼吉”。为了集中突出，《周易》用两个卦表述，那就是无妄和中孚。这种“孚”在《周易》首先是作为原始客观唯心主义的天所转化而成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还衍化为精致客观唯心主义本体的“道”，如随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但同时又是做人的重要原则，如待人接物，肝胆相照，做事认真，毫不苟且，则是必须完全肯定的。

“孚”的现实意义，《周易》作者用“中行”表明。《周易》有五个“中行”，即泰卦九二的“亡得，尚于中行”，复卦六四的“中行，独复”，益卦六三的“有孚，中行”，六四的“中行告公从”，夬卦九五

“中行，无咎”。“中行”就是“中道”，即恰到好处，无过与不及，只有有“孚”的人才能这样，一般人不能企及，所以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论语·子路》）《周易》“中行”上承《尚书·盘庚》的“各设中于乃心”，下启孔子和子思的“中庸”，是衡量事物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与“孚”（诚）是相为表里的。

《周易》从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从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发展成无为思想。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是说小人以强壮欺人，君子凭无为取胜。这是用有为和无为对比，来显示无为的正确。小过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是说没有坏处，只要不太过分地对待问题，如果处理事情过火了，就会有危险，一定要防止，只有无为才永远正确。这就更明白地指出，必须反对取先，坚持取后，以发展到无为，而无为就是无不为。因为无为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凭主观，全凭客观去为。如周厉王对待武人的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就合乎客观实际。无为思想起源较早，《尚书·康诰》“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就是周公告诫康叔，决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凭个人意志，这样就一切合理，却又象没做什么合理的事，因为是行其所当行。

下面谈谈《易大传》对《周易》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认识。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是循环论的形象描绘。《小象》“天德不可为首”，却认为是取后而不取先，《文言》“乃见天则”，却抽象认为是讲一种自然规律。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讲循环的凝定，而《小象》却用“位不当”的爻位说解释。乾坤提挈《周易》全书，其余六十二卦都是乾坤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展开，《易大传》对这些全不了解。《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都认为乾如同于后来老子的道，能产生天地万物。《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也说出了这一点。《易大传》的乾坤生成万物说一直为后人所信从，其实并不

符合乾坤实际，而《周易》也还没有万物生成说。万物生成说要到《老子》第二十五章“可以为天地母”才有，而《庄子·大宗师》也说“生天生地”。至于把乾坤看成如同于天地倒是有理由，如乾卦《大象》“天行健”；坤卦《大象》“地势坤”，因为厉王及其王后在《周易》作者看来是等于天地的。

关于《周易》的策略思想和战略思想，《易大传》或说法模糊，或全无认识，或大相逖庭，或竟然一致，情况极为复杂。小过《彖传》“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这似乎是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这似乎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但都不具体。《小象》“‘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则与爻辞所表现的《周易》策略思想没有关系。《系辞下传》第十章“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柔危，其刚胜邪”，则与《周易》的战略思想矛盾。《系辞下传》第五章“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则与《周易》的策略思想合拍。

《周易》作者主张对武人用兵，《易大传》有认识，但讲法也有错误。师卦《彖传》：“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这是说要统领人众，讨伐叛逆，才可以是王，指周厉王必须荡平武人，是正确的。但需卦上六《小象》“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却用爻位说解释厉王向武人用兵。比卦《彖传》：“比，辅也，下顺从也。”这是说比是一种帮助，能使下面的人顺从，这说出了《周易》作者主张对武人先用兵，后安抚的原意。但比卦六二《小象》“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却说从朝廷之内去亲比武人只不过是自己不犯错误，就无得于经义了。看来《易大传》对于两手并用基本上还是有认识的。

《周易》作者所提出的宽大政策，《易大传》的说法适得其反。讼卦九二“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分明是要厉王宽大武人部下，但《小象》“自下讼上，患至掇也”，却说武人部下跟着武人以下犯上，是自取其祸，这分明是讲错了。

对武人用兵，要严明赏罚。讼卦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是胜有赏，败有罚，本来清楚。但《小象》却说“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就与经义不相干了。

宽猛相济，如噬嗑之所言，但《易大传》不理解。初九《小象》用“不行也”说明爻辞的“履校灭趾，无咎”，据朱熹《周易本义》，“不行”是“不进于恶”，就不是猛而济之以宽。六二《小象》用“乘刚也”解释“噬肤灭鼻，无咎”，是一种关系说，也不能说明猛而济之以宽的问题。

德治是《周易》的可贵思想，但《易大传》却认识不清楚。临卦卦辞“至于八月有凶”，《彖传》说是“消不久也”。根据王弼注：“消不久”是“八月阳衰而阴长，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与反对暴政没有关系。上六“敦临”，《小象》说是“志在内也”，根据孔颖达《周易正义》：“虽在上卦之极，志意恒在于内之二阳。”是相应说，与主张德治也没有关系。

《周易》重视人民，《易大传》或难于捉摸，或适得其反。同人《彖传》：“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乾行”不知所指。上九《小象》：“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把在广大范围内集合人众，反击武人，说成“志未得”，是枘凿而难通的。

要推行德治，造福人民，必须有贤臣帮助，《周易》用男求女比喻想象中厉王求贤。《易大传》或停留在比喻本身，如咸卦卦辞“取女吉”，《彖传》说是“男下女”，渐卦卦辞“女归吉”，《彖传》也说是“女归吉”。再如咸卦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本指贤人相助，将络绎不绝，但《小象》却说是“未光大”，就适得其反了。

革卦和鼎卦都希望厉王进行政治改革，从失败转向胜利。对于这些，《易大传》或有深刻认识，如革卦《彖传》：“革而当，其悔乃亡。”《杂卦传》：“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或宛转其辞，希望有圣贤帮助，如鼎卦《彖传》“大亨以养圣贤”。这两卦的《易大传》都令人满意。

对于《周易》服务于其政治的哲学思想，上面在讨论乾卦时，已经谈了《易大传》对循环论的认识，这里再看看“孚”、“中行”和“无为”，《易大传》是如何理解的。通查《易大传》，只有三处解释“孚”，那就是大有六五《小象》，“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丰卦六二《小象》，“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兑卦九二《小象》，“孚兑之吉，信志也”。很明显，《易大传》认为“孚”只能训“信”，对于从本义为“实”，还能引申为“诚”，并以此无往而不“元吉”、“行有尚”，是全无所知的。而随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本来是从“孚”生“道”，而《小象》竟然读或“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连句读都弄错了，还谈得上对“孚”的这种作用有什么认识呢？关于“中行”，泰卦九二《小象》说是“光大”，“光大”就是广大，这与“中行”内涵有关。复卦六四《小象》说是“以从道也”，“从道”就是合理，这也能说明“中行”。至于益卦六三和六四的“中行”，《小象》没有触及。而夬卦九五的“中行”，《小象》说是“中未光也”，“中未光”是内涵不广，这与泰卦九二《小象》的“光大”就矛盾了。《易大传》对“中行”的理解是得失互见的。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是说小人有为，君子无为。《小象》的“小人用壮，君子罔也”，等于没有解释。小过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是说凡事不能搞过火，搞过火有危险，要无为才永远正确。《小象》“弗过遇之，位不当也”，是爻位说，不能说明问题。“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是只从文字表面讲。《易大传》的《彖传》和《象传》对无为没有认识，但《系辞上传》第十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却深有所得于《周易》的无为之旨。

《周易》由孚所生的道，是精致客观唯心主义本体，但《系辞上传》第五章却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宇宙万物的两种基本属性，于是道就成了物质的抽象，从而把《周易》的道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了。老子沿袭《周易》，把道说成是先天地生的混成物（《老子》第二十五章），把《周易》的道向精致客观唯心主义作了发展，与

《易大传》相比，孰是孰非，非常明显。由于道是宇宙万物两种基本属性的抽象，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第四章）。这样《易大传》就提出了一种物质性的万物生成说，“精气为物”（《系辞上传》第四章）是形象的说明。《周易》循环论被老庄引到了相对主义。《老子》第五十八章“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就认为循环将消灭正、奇、善、妖，开始走向相对主义。《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这就使循环论彻底沦为相对主义了。《系辞下传》第五章：“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从往来屈信的矛盾，产生出有利于万物的结果，是由循环论发展到朴素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相反。在道和循环论的问题上，《易大传》有出色成就，特别是与为显学于当时、扬令名于后世的老庄背道而驰，而且正确，是难能可贵的。

《彖传》和《象传》用爻位说讲《周易》，《文言》和《系辞传》间或也用。这是说《易》的一种错误方法，不能有得于经义。《周易》是一部活生生的政治哲学书，其内容错综复杂，现在却用成为固定模式的爻位说去套，如何能不窒碍而难通呢？爻位说是把一个卦的六个位次分成阳位和阴位，其中一、三、五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是得位而吉，否则便是失位而凶。象这样僵死的教条，只能处处碰壁。恒卦九四“田无禽”，《小象》说，“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这是认为以阳爻居于阴位就不吉利。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小象》说，“丧羊于易，位不当也。”这是认为以阴爻居于阳位也不吉利。但通查《周易》，爻位说大多枘凿而不合。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这是说由于用了小人，拖延了胜利时间，不能说阳爻以得位而吉。未济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这是说君子中有其诚，就正确吉利，没有悔恨，并前途广阔，不能说阴爻以失位而凶。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有相应说，即第一爻与第四爻相应，第二爻与第五爻相应，第三爻与

第六爻相应。阳爻与阴爻，阴爻与阳爻相应，就顺应而吉；阳爻与阳爻，阴爻与阴爻相应，就敌应而凶。这些与《周易》也不相合。恒卦(䷟)《彖传》“刚柔皆应，恒，恒，亨”，是说初六与九四相应，九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六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阳爻，或者是阳爻与阴爻，都是以顺应而吉。艮卦(䷳)《彖传》“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说初六与六四相应，六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九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阴爻，或者是阳爻与阳爻，就都以敌应而凶。这些是否合于《周易》实际？恒卦初六是“浚恒，贞凶，无攸利”，九四是“田无禽”，九三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上六是“振恒，凶”，都明显是凶不是吉，要说以顺应而吉，没有根据。艮卦初六是“艮其趾，无咎”，六四是“艮其身，无咎”，都明显是吉不是凶，要说以敌应而凶，也没有根据。《周易》本身证明相应说是不符合《周易》实际的。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得中说。所谓中，是指内外卦的中爻，即内卦的二，外卦的五。以阴爻居于二，就既得中，又得正；以阳爻居于五，也既得中，又得正；都非常吉利。但用《周易》检验，却不是这样。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履卦九五“夬履，贞厉”，都是凶不是吉，得中说也与《周易》实际不合。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关系说，即阴爻居于阳爻之下是正确关系，因而吉利；阴爻之上居于阳爻是错误关系，因而凶险。这也是把爻的关系固定下来，用一个僵死的模式去套《周易》的。履卦六三“履虎尾，咥人凶”，并不以居于九四之下而吉。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也不以居于九三之上而凶。关系说同样经不起《周易》的检验。当代郭沫若、高亨、李镜池等对这些方法都弃而不用，完全正确，但却没有分析为什么不能用的原因。这里略加申说，算是一种拾遗补阙吧。此外还有卦变说，以《彖传》用得最多，是一卦之内阴爻和阳爻可以相互调动位置，使这一卦成为另一卦，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存在。卦变不同于变卦，变卦是阴阳爻互相变化。

《易大传》最为可议的是《系辞传》和《说卦传》连篇累牍地宣扬

《周易》是用来搞占筮的。《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为陈厉公小儿子占筮，“遇观之否”，应该是以《周易》为占筮之始见于载籍的。其后《左传》、《国语》等书往往写以《周易》为占筮，《系辞传》和《说卦传》是推波助澜。值得注意的是《彖传》、《象传》、《文言》、《序卦传》和《杂卦传》并无一语及于占筮，可见《易大传》中遵奉占筮的还是居于少数。《周易》是否在搞占筮？从三个方面看，回答都是否定的。首先，蒙卦卦辞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比卦卦辞有“原筮，元永贞，无咎”，似乎都可以成为《周易》搞占筮的佐证。但除这两处以外，《周易》就没有一语涉及占筮。关于蒙卦的筮字，前人还多不认为是讲占筮，而是询问、揣度的意思，程颐《易传》：“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筮龟也。”比卦的“原，筮”，孔颖达《周易正义》明确讲成，“原，穷其情，筮，决其意”，更与占筮无关。《周易》全书只有这两处提到筮，还都不是占筮，如何能认为《周易》是占筮之书呢？其次，《周易》不仅不讲占筮，还反对占筮，如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是说周厉王进行改革，不用占筮，也很为人们相信。不占筮也相信，还有什么占筮可言呢？（有，古汉语用在形容词或动词前可以是程度副词，训“很”。《诗经·国风·谷风》“有洧有溃”，即很威武，很愤怒。）再其次，认为《周易》有变爻变卦，是《周易》搞占筮的根据。所谓变爻变卦，如“遇观之否”，即观卦(䷓)六四变九四，成为否卦(䷋)。《系辞传》和《说卦传》都讲变爻变卦，《说卦传》还作出示范，即所谓乾坤六子，分别由乾坤两个基本卦以变爻而成。如乾卦(䷀)变初爻成巽卦(䷸)，变中爻成离卦(䷄)，变三爻成兑卦(䷹)，坤卦(䷁)变初爻成震卦(䷲)，变中爻成坎卦(䷜)，变三爻成艮卦(䷳)。其实《周易》并无所谓变爻变卦，只不过是《系辞上传》第九章揲蓍求卦的迷信游戏和《系辞上传》第十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附会而出，即认为两仪是阴阳，四象是老阳老阴，少阳少阴；老阳九，老阴六，是可变的爻，少阳七，少阴八，是不变的爻；于是《周易》阳爻九，阴爻六，都可以变

了。殊不知老阳老阴，少阳少阴，都是后人的附会；而且即使老阳是九，老阴是六，但又能从《周易》的哪里找出少阳七，少阴八呢？以这些妄加为《周易》固有，是极为荒谬的。但竟千百年来为人信从，即认为阳爻九和阴爻六可变，是《周易》搞占筮的根据，真不知从何说起！《系辞传》讲以变爻变卦为占筮的比比皆是，如《系辞上传》第二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下传》第三章“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还极力称赞以《周易》为占筮是“神以知来”，而占筮者则是“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的人，真是歌颂备至了。《说卦传》不仅从变爻变卦得出乾坤六子，还说用为占筮的蓍草是“幽赞于神明而生”，并用八卦配四时、八方，为搞占筮提供方便，后来为江湖术士发展，以致以《周易》搞迷信之风，愈演愈烈，至今日而未已。至于《说卦传》所列的八卦取象，虽然是为了占筮，但也有其可取，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为自来言《易》者所遵奉，考之《周易》，也确切不移。但如“寡发”、“广颡”和“多白眼”等等，甚至连崇奉占筮的朱熹《周易本义》也讥为“不可晓”了。

目 录

自序.....	1
乾第一.....	1
坤第二	13
屯第三	21
蒙第四	26
需第五	31
讼第六	35
师第七	40
比第八	44
小畜第九	50
履第十	55
泰第十一	60
否第十二	65
同人第十三	69
大有第十四	73
谦第十五	77
豫第十六	81
随第十七	85
蛊第十八	89
临第十九	93
观第二十	97
噬嗑第二十一.....	102
贲第二十二.....	107